



# 玉龙耀华夏 大师显风采

## 将生命力注入每一块玉石

——记玉雕大师吴德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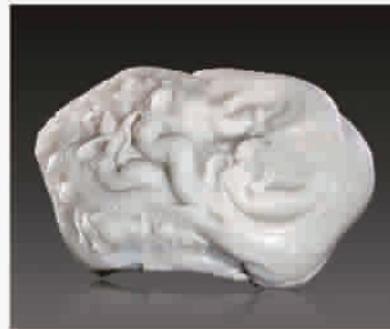
### 作品好不好，市场说了算

走进吴德昇大师的工作室，眼前顿时一亮，历史仿佛穿越了，来到了明清时代：工作室俨然是一间乡村茅草屋，蓬草、棕丝、竹椅、板凳跃入眼帘，似乎显示主人质朴自然的处世观和不同凡响的审美情趣。无数件精美的玉雕作品，就是从这里横空出世。

吴德昇一边品茶，一边慢慢回忆起了从业之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解决工艺美术领域后继乏人的问题，市有关部门下决心培养一批传统工艺美术的接班人。于是，从中心城区各知名小学选拔了一批动手能力强、有绘画天赋的学生到上海玉石雕刻厂办的学校接受专门培养。吴德昇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就这样与玉石结缘了。

吴德昇同众多学生一起在学校接受严格正规的学习、培训，从学习素描开始，进而学粉彩、水墨、油画。日久天长，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础，为日后玉雕艺术的长足进步和不断地实践探索创造了条件。

毕业后，吴德昇顺利成章进入上海玉



石雕刻厂，一干就是好几年。而正当他想一辈子在玉雕厂干下去的时候，改革的春风吹来了。

市场经济的大潮，把一批不愿在旧体制下吃大锅饭的有志青年推向了社会，吴德昇也就成了最早的一批“弄潮儿”，勇敢地接受市场的挑战。“以前在玉雕厂，做出来的东西总有出路；现在不同了，全由市场说了算，做出来的东西卖不掉，就是你的手艺不到家！”艺术市场、社会大众的评判和选择，成了吴德昇玉雕艺术飞跃发展的强劲动力。

### 敢打破传统，走上创新路

在市场这块“试金石”中，吴德昇渐站稳了脚跟，手艺日趋精进。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吴德昇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所雕刻的作品多为传统题材，少有近现代题材。他渴望主动打破传统题材的束缚，用自己的思想创作新作品。但创新谈何容易？玉贵如黄金，一旦做出来的创新题材不被市场接受，那损失可就大了。

反复琢磨后，吴德昇想到了雕刻裸女。裸女是西方雕刻的经典题材，但这样的裸露艺术人体，在中国古代玉雕作品涉及较少。于是，吴德昇借鉴西方雕塑中的夸张和立体感强的特色，将其融合进玉雕之中。西方雕塑的形式很美，但若照搬到玉雕上，就会显得生硬。中西贯通后，吴德昇刻刀下的女子，便有了柳眉凤眼，上身略微偏长，胸部丰满，臀部稍加夸张，腿部丰腴，纤足盈盈，透着浓浓的东方气息。

裸女系列问世后，大受玉石藏家欢迎。对于成功的经验，吴德昇大师很谦虚。他说，玉石雕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每一件作品都看成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不是可以不断复制的工艺品，只有精益求精，才能赋予作品各不相同的艺术表现，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因此我对每一



件作品都‘用心’创作，尽管很累，但作品终究表现了感悟、理念和思想”。

### 想要办学校，培养接班人

吴德昇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从工业中学到玉雕厂的一个阶段是基础时期；离开玉雕厂，独立闯荡市场，是他人生的第二阶段；现在的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个升华阶段，不仅要做出社会

“应该有的东西”，还要引导社会，创造社会“需要有的东西”。他希望将自己的艺术实践成果传承给学徒，但师徒传习的现状，却让他感到有些遗憾。

吴德昇每年会有六七个新学徒，也会淘汰不合格的学徒。但他感到很可惜，有的学徒才教了两三年，稍有能力就被挖走了。毕竟，社会上诱惑太大，也不能全怪他们。但这些学徒出去后，往往不能自立，因为现在的学生学习比较快，但艺术基础很差，没有绘画、立体雕塑及对玉石的感悟。“有一个学徒三次离开又三次回到我身边，有两个学徒二出二进……”说到这里，吴德昇有些苦笑。

吴德昇希望，以后有机会办一个学校，不仅能教学生雕刻方面的技能，还能让他们全面学习绘画、雕塑和艺术理论，像他们当年学习一样。吴德昇透露，他目前已和嘉定区有关部门商谈，与一所知名大学合作，办起一个学校，将海派玉雕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 为玉而生的人

——记玉雕大师刘忠荣

在中国的玉雕行业中，刘忠荣这个名字可谓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对于自己的成就，刘忠荣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工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那就是一个玉雕家首先要是一个鉴赏家，要对玉石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在交谈中，“惜玉”、“读玉”这两个词一直挂在刘忠荣嘴边，每一块玉不仅要珍惜，还要读懂它，一年读不懂就读两年，两年读不懂就读三年，哪怕用十年功夫读懂它，也是值得的。他说，自己手中的刻刀常带有感情，每一块玉石都是孩子，要为它们穿上最漂亮的外衣。

### 最年轻的首批高级技师

1958年出生的刘忠荣从小动手能力强，且喜欢画画。1972年，小学毕业的他被招进了玉雕厂工业中学。

对于14岁的刘忠荣而言，能留在上海，且毕业有机会进玉雕厂工作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学校里，刘忠荣没日没夜地学习，从早到晚，不是练习画图，就是加班苦学技术。在班里，老师常在他的名字上贴红纸条、五角星和小红旗。他心无旁骛，一心只想钻研技术。

1975年刘忠荣从工业中学毕业，顺利进入上海玉雕厂的炉瓶车间。由于技术出众，刘忠荣常常是玉雕车间的冠军，也在全国大擂台里得过奖。在当时的全国炉瓶界，可以用“无人能出其右”来形容他。

1989年，国家颁发第一批全国高级技师奖。刘忠荣与其他40余位工艺美术方面的专业人士，共同在京接受授奖。年仅28岁的他，是所有高级技师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 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

上世纪90年代，当很多人在追求成为“万元户”的时候，刘忠荣在玉雕厂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万元。当时炉瓶车间共有100多位师傅，但刘忠荣能得到超过50%的奖金。市有关部门还给他增配过一套房子。对刘忠荣而言，生活可谓无忧。

尽管收入不错，但玉雕厂的工作环境对刘忠荣而言始终是有约束的。1993年，刘忠荣告别了一手培养他长达21年的上海玉雕厂。

过去在玉雕厂20多年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使刘忠荣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如鱼得水。但他为满足不同买家的欣赏习惯，把原来不曾尝试的题材一一攻克，从早先的炉瓶制作者发展成为人物、动物、仿古件、鸟兽、花鸟、小件的全能制作者。

为了学习制作不同的题材，当时的刘忠荣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干活，不分昼夜拼命钻研技术。买家能说出的题材，刘忠荣都能做出来，他们说不出的题材也能做出来。

### 要让作品自己会说话

关于玉雕作品，刘忠荣认为，真正的好作品，人们是看得懂的，会从很多作品



中凸显出来。用行话说，作品自己会说话。刘忠荣觉得生活在当代的玉雕工匠，就要努力创新，表现现代东西，要给人们想象的空间。要用面、线、流光、阴阳交错、对比形式等各种手法，达到最高境界。

“我为玉而生，生而为玉，没有了玉，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光泽。”刘忠荣抚摸着手中的玉，又进入了他的玉石世界。